

《钓金龟》

主要角色

康氏：老旦

张义：丑

周老伯：末

小二：副丑

情节

孀妇康氏含辛茹苦养育儿子张仁、张义成人。长子张仁读书，进京科考，一去不归。次子张义在孟津河钓鱼为业奉养母亲。一日，张义在孟津河上游钓鱼。第一竿，便钓起一个乌龟。当时想起母亲的嘱咐——孟津河中鲇鱼、黑鱼、乌龟万不可钓，却又心疼乌龟白白吃了一口鱼饵，于是，咬断其一爪，放回河中。张义自认晦气，到下游垂钓，不想，此龟再次上钩。张义一气之下，用砖砸龟。乌龟被砸扁。张义一见龟粪万分奇怪，一般龟便乌黑，此龟粪便为何金黄？忽然想起曾听人传说，孟津河有一金龟，莫非被自己钓得？用口一尝其味甘甜，果然是黄金。张义欣喜若狂，正欲归家禀告老母，却被邻村渔人纠缠，说他违犯乡约，越界捕鱼。二人因口角而扭打，后被周老伯劝开，并告诉张义，其兄张仁已做了祥符县正堂。张义回家，将两件喜事禀告母亲。康氏因既未见书信，又未见报单，有些不信。一问乡邻，方知书信投到了张仁之妻王氏手中，王氏背着婆母，径自到祥符县去了。张义听到此信，既怪母亲当初偏心，又恨兄嫂如今不义。康氏耐心教训、开导张义。最后，张义决心恪守孝道，奉养老母，辞别康氏上路，到祥符县去找兄嫂。

根据《经典京剧剧本全编》整理

【第一场】

张义 (内白) 啊哈！
(张义上。)

张义 (念) 家中无生计，吃尽斗粮金。
(白) 我，张义。哥哥张仁，母亲康氏。哥哥进京求取功名，一去杳无音信。我嫂子王氏和我妈吵了几句嘴，就回娘家去啦，撇下我母子二人，我每天在孟津河下钓鱼，奉养母亲，看今日天时不早，我该到孟津河下钓鱼去了，待我告与母亲知道。
啊母亲，孩儿要到孟津河下钓鱼去了。

康氏 (内白) 儿要早去早回。千万记住，孟津河下，有鲇鱼、黑鱼、乌龟三种鱼不准钓。

张义 (白) 我知道了。
待我收拾东西。
(张义提竹篮子、拿鱼杆，低头出窑门。)

张义 (白) 出得门来，好天气也。
(四平调) 我张义生来命运低，
休笑贫人穿破衣。
山上树木有长短，
荷花池水有高低。
(白) 说话答理地到了孟津河啦，待我上上鱼食。
(张义蹲，从竹篮中取出鱼食，上在钩上，将鱼杆甩出。)

张义 (白) 想我那哥哥，你进京求名，中不中的，你倒是往家里来个信儿呀！叫妈惦记着

(张义觉得手沉。)

张义 (白) 上钩啦！上钩啦！
(张义扬杆钓上乌龟，立起，摘钩一看。)

张义 (白) 我临出门时，我妈说这孟津河下有三种鱼——鲇鱼、黑鱼、乌龟不准我钓。我这头一杆子就把乌龟钓上来了。
(张义稍一思索。)

张义 (白) 那也不能叫它白吃我一口鱼食，我咬下它一个爪儿来。
(张义咬爪，将乌龟扔去。)

张义 (白) 这上河没什么，待我到下河去钓！
(张义走向另一边。)

张义 (白) 来到下河，待我上上鱼食。
(张义蹲，上鱼食，将鱼杆甩出。)

张义 (白) 我想起我那嫂子，你和妈吵了几句嘴就走啦，这在一块儿过日子，哪有盆儿碗儿不磕的——
(张义感到手沉。)

张义 (白) 哎呦，又上钩啦！
(张义扬杆钓上乌龟，立起摘钩一看。)

张义 (白) 我怎么又把它钓上来了，你一连吃了我两口鱼食，我非砸死你不可。
(张义用醒木拍地作响。)

张义 (白) 砸砸砸！
(张义用手托起看。)

张义 (白) 它怎么拉了？
(张义诧异。)

张义 (白) 乌龟拉屎应该是黑的，它拉的屎怎么是黄的。
(张义想。)

张义 (白) 唉呀慢着！我常听人说，这孟津河下有一个金龟宝贝，拉金、尿银、放锡屁。莫非这金龟宝贝叫我得来了！
(张义想。)

张义 (白) 待我尝尝。
(张义用嘴一舔。)

张义 (白) 甜的！这鱼，我也不钓啦，回家给我妈送个喜信儿去！
(张义拿起笔篮、鱼杆，欲走。)

小二 (内白) 啊哈！
(小二扛鱼杈上。)

小二 (念) 手拿一杆杈，下河杈王八。
(白) 诶，这不是张义吗？

张义 (白) 是我呀！

小二 (白) 你干嘛来啦？

张义 (白) 钓鱼来啦！

小二 (白) 这可不成！当初我爸爸——

张义 (白) 唉！

小二 (白) 跟你爸爸——

张义 (白) 唉！

小二 (白) 你是怎么个碴儿？

张义 (白) 我是接你的话碴儿呢！

小二 (白) 当初有个约定，你们上河的人不许到我们下河来钓，我们下河的人也不许到你们上河去钓。你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张义 (白) 钓啦！怎么着？

小二 (白) 你钓啦！我揍你！
(小二与张义争吵。周老伯上，把小二、张义分开。)

周老伯 (白) 你二人不要争吵。
(周老伯指张义。)

周老伯 (白) 他现在是一二老爷了。

小二 (白) 他是二老爷，我还是三老爷呢！

周老伯 (白) 他兄长如今做了官了，他岂不是二老爷嘛！

小二 (白) 他哥哥真做官了？您拉着他！

周老伯 (白) 做什么？

小二 (白) 我好跑。
(小二跑下。)

张义 (白) 周伯伯，您干嘛管我叫二老爷呀？
 周老伯 (白) 你哥哥得中第八名进士，身受祥符县正堂，你岂不是二老爷呀！
 张义 (白) 那敢情好！我回去告诉我妈，赶明儿请您喝喜酒！
 周老伯 (白) 多谢了！我要回去了！
 张义 (白) 那您慢慢走！
 (周老伯下。)
 张义 (白) 真想不到我哥哥做了官啦，我赶紧回去给我妈送个信儿吧！
 (张义下。)

【第二场】

(二幕开。康氏拄竹杖上。)
 康氏 (引子) 家无隔宿粮，饥寒实难当。
 (康氏坐。)
 康氏 (念) 老身生来命运薄，好似路旁草一棵。耐过今年秋八月，不知来年待如何！
 (白) 老身，康氏。配夫张世华，不幸早年丧命，抛下两个孩儿，长子张仁，次子张义。张仁孩儿上京求取功名，一去杳无音信。好一个孝道的张义，每日在孟津河下钓鱼，奉养于我。清早又往河下钓鱼去了，天到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见回来。正是：
 (念) 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
 张义 (内白) 啊哈！
 (张义持竹篮子、鱼杆上。)
 张义 (念) 孟津河下事，禀报母亲知。
 (张义进门。)
 张义 (白) 孩儿参见母亲。
 康氏 (白) 罢了，儿呀，你回来了！
 张义 (白) 我回来了。
 康氏 (白) 你钓了多少鱼？卖了多少钱？拿来为娘使用。
 张义 (白) 妈呀！我没钓着鱼，也没卖了钱，可孩儿我得了一宗宝贝！
 康氏 (白) 嗯……想那宝贝出在富户之家，哪是你我母子有的，想是儿偷盗来的，快快与人家送了回去，如若不然，为娘就动气了。
 张义 (白) 您瞧，从您这儿就瞧不起我呀！孩儿这宝贝可不是偷来的，我是从孟津河下钓上来的。
 康氏 (白) 钓来什么宝贝？拿来我看。
 张义 (白) 您可不能瞧。
 康氏 (白) 怎么？
 张义 (白) 您一瞧该生气了。
 康氏 (白) 为娘看宝贝就不生气了。
 张义 (白) 怎么着，您不生气，那我拿出来叫您瞧瞧。
 (张义从桌上竹篮中取出乌龟，让康氏瞧。)
 张义 (白) 您瞧，就是它！
 康氏 (白) 这，哇！
 (康氏怒指张义。)
 张义 (白) 您看，生气了不是。
 康氏 (白) 儿临出窑门，为娘怎样嘱咐于你，那孟津河下有三种鱼不准儿钓，鲇鱼、黑鱼、乌龟，怎么！儿偏偏将这乌龟钓了上来，不遵母命，就是不孝之子！
 张义 (白)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呀！
 康氏 (白) 快些讲来
 张义 (白) 我临出门的时候，您告诉我这孟津河下有三种鱼不准儿钓。这鲇鱼、黑鱼、乌龟。可是我到了那儿，这头一杆子，就把它钓上来了。
 康氏 (白) 你就该将它放下河去才是。
 张义 (白) 是呀！我听您的话呀，那也不能叫它白吃我一口鱼食呀！我就咬下它一爪儿，就把它放了下去，这上河没什么，我就到下河去钓。可到了那儿呀，我又把它

钓上来了。
 康氏 (白) 你怎么认识它呢?
 张义 (白) 您忘了, 我不是咬掉它一个爪儿吗? 它剩下三条腿了, 我怎么不认识它呀! 它一连吃了我两口鱼食, 是孩儿我恨它不过, 心想找块砖头把它砸死不就得了吗! 可我这么这一砸呀, 它就拉了。这乌龟拉屎是黑的, 可它拉的屎是黄的。我常听人说这孟津河下有个金龟宝贝, 拉金尿银放锡屁, 这金子吃起来是甜, 铜是苦的, 屎是臭的, 我这么一尝呀, 它还真是甜的。
 康氏 (白) 为娘不信!
 张义 (白) 我说了半天, 您还不信, 那我砸一个叫您瞧瞧。
 康氏 (白) 儿呀, 你不要伤了它的性命。
 张义 (白) 您甭心疼它!
 康氏 (白) 好, 砸来我看!
 张义 (白) 砸砸砸……
 (张义蹲下砸乌龟。)
 张义 (白) 妈, 拉啦!
 康氏 (白) 诶, 怎么讲话!
 张义 (白) 我说的是乌龟拉了。您瞧瞧吧!
 康氏 (白) 待我看来。
 唔呼呀! 果然是黄色的。
 张义 (白) 是黄的吧?
 康氏 (白) 是金子?
 张义 (白) 金子!
 康氏 (白) 宝贝?
 张义 (白) 宝贝!
 康氏 (白) 啊?
 张义 (白) 啊?
 康氏、张义 (同笑) 啊哈哈……
 张义 (白) 老太太您可别乐闪了腰啊!
 康氏 (白) 这就好了。
 (二黄慢三眼) 老天爷睁开了三分眼,
 张义 (白) 可不是吗, 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麻雀。
 康氏 (二黄慢三眼) 母子们离却了那鬼门关。
 张义 (白) 从今以后, 咱们娘俩的日子就好过了!
 康氏 (二黄慢三眼) 这也是儿的孝心感动天地,
 张义 (白) 都是母亲的教训。
 康氏 (二黄慢三眼) 从今后享荣华永不受那贫寒。
 康氏 (白) 儿呀, 你我母子有了这金龟宝贝, 从今以后就不能挨饿了。
 张义 (白) 对了, 从今以后, 咱们娘俩就不挨饿了。妈呀! 拿饭来孩儿吃呀!
 康氏 (白) 儿呀! 清晨起来, 家无粒米, 未曾起火, 哪里来的饭食与儿充饥呀!
 张义 (白) 可不是吗, 我妈还没吃呢! 妈呀! 咱们家不是有这现成的金子吗, 拿到街市上换点银钱, 买些鸡鸭鱼肉, 咱们娘俩开开斋, 您看怎么样?
 康氏 (白) 儿呀! 还是多买柴米, 少买鱼肉的才是。
 张义 (白) 还是多买鱼肉少买柴米吧!
 康氏 (白) 儿岂不知:
 (念) 常将有日思无日, 莫将无时想有时。
 张义 (白) 这老太太是饿怕了。
 妈, 我看着买点什么就是了。
 康氏 (白) 好, 儿要早些回来。
 张义 (白) 哎!
 (张义出门。)
 张义 (白) 慢着! 刚才我听周伯伯跟我说, 我哥哥他进京求取功名得第八名进士, 身受祥符县正堂, 这东西我先别买了, 我给我妈报个喜信儿去。

恭喜母亲，贺喜母亲！
 康氏（白）为娘喜从何来？
 张义（白）我哥哥他进京求取功名，得中第八名进士，身受祥符县正堂，这岂不是一喜吗？
 康氏（白）此话当真？
 张义（白）是真的呀！
 康氏（白）如此待为娘谢天谢地。
 张义（白）对！我谢谢咱们家的灶王老爷子。
 康氏（白）儿呀，拿来。
 张义（白）拿什么呀？
 康氏（白）报单哪！
 张义（白）母亲拿来！
 康氏（白）为娘拿什么哇？
 张义（白）书信呢？
 康氏（白）为娘闷坐寒窑，哪里来的书信呐！
 张义（白）还是的！孩儿在这孟津河下钓鱼，我哪儿来的报单呢！
 康氏（白）你听何人讲的？
 张义（白）我听周伯伯说的。
 康氏（白）儿呀，想那周伯伯上了几岁年纪，说话有些颠倒，我儿你再去问个明白。
 张义（白）是。
 （张义出门。）
 张义（白）周伯伯在家吗？
 周老伯（内白）做什么？
 张义（白）我哥哥做官是真的吗？
 周老伯（内白）是真的！
 张义（白）可有书信前来呀
 周老伯（内白）有书信，被下书人下错了！
 张义（白）下到哪儿去了？
 周老伯（内白）下到王家庄你嫂嫂那里，她一见书信，十分欢喜，雇了一乘小轿，就私自上任所去了。临行之时，还留下两句淡话。
 张义（白）哪两句淡话？
 周老伯（内白）将你母子冻饿死在寒窑！
 （张义哭着进门。）
 康氏（白）儿呀，何人欺负于你？
 张义（白）没人欺负我。
 康氏（白）为何啼哭？
 张义（白）妈呀，我哥哥他做官是真的。
 康氏（白）可有书信前来呀？
 张义（白）有书信前来，被下书人下错了。
 康氏（白）下到哪里？
 张义（白）下到王家庄我那王氏嫂嫂那里。她一见书信，十分欢喜，雇了一乘小轿，就私自上任所去了。临行时，还留下两句淡话。
 康氏（白）哪两句淡话？
 张义（白）将你我母子活活冻饿死在寒窑。
 康氏（白）唉！好贱人哪！
 （唱）指望养儿防备老，
 竹篮打水一场空。
 张义（白）好你这没良心的！
 康氏（白）儿呀，你兄长身居高官，不奉养为娘，从今以后，全仗我儿你奉养为娘了。
 张义（白）妈呀！我跟您讲个理儿成不成呀？
 康氏（白）有话讲在当面。
 张义（白）从前您可有个偏心眼儿，您偏疼我哥哥可不疼我，有什么好吃的，您给他吃，有什么好穿的，您给他穿，您供他上学读书，叫我捡煤核儿。
 康氏（白）俱是一样。

张义 (白) 都一样，那您怎么给他娶媳妇，叫我打光棍？

康氏 (白) 那时你还小呢。

张义 (白) 我哥哥做了官了，不养活您了，立时刻就指着我了！我也不养活您了！

康氏 (白) 怎么，我儿你也不养为娘了？

张义 (白) 不养活您了！

康氏 (白) 此话当真？

张义 (白) 当真呀！

康氏 (白) 如此，张义！

张义 (白) 干什么？

康氏 (白) 我那亲……

张义 (白) 亲什么呀

康氏 (白) 哎，儿呀！

(二黄原板)

张义 (白) 叫张义我的儿听娘教训，

康氏 (二黄原板) 得了，谁是你的儿子呀！

待为娘对娇儿我细说分明：

儿的父他遭不幸丧了性命，

抛下了母子们苦度光阴。

是为娘守节我不听他论，

皆因是我的儿年小，娘在中年，我怕的是那百年之后我身入九泉，难见儿那去世的先人！

我的儿呀！

张义 (白) 我爸爸临死的时候，劝您改嫁，可是您不走呀！现在您人老了，头发也白了，

康氏 (二黄原板) 也没人要了，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有几个贤孝的子听娘来论，

一桩桩一件件娘记在心：

那大舜耕田为的都是孝顺，

丁郎刻木、莱子斑衣、那孟宗哭竹、杨香打虎，这都是那贤孝的儿孙！

我那不孝的儿呀！

张义 (白) 我不养活你，你就讲二十四孝呀！就是再翻一番，四十八孝，也白搭，我是不

康氏 (二黄原板) 养活你定了！

这几辈贤孝的子休得来论，

还有那不孝子说与儿听：

清风亭张继保他天雷报应，

韩信将未央宫速报幽冥。

为娘言语儿不相信，

怕的是我的儿头上有那值日的功曹查看儿的身。

我的儿行孝道你将娘孝敬，

自有那天爷在暗地里查巡。

(白)

张义 (白) 儿呀！为娘与你讲了这些好话，我儿就该奉养为娘才是。

康氏 (白) 我是二太爷吃了秤砣——铁了心啦！我不养活你定了！

张义 (白) 我儿果然不奉养为娘了？

张义 (白) 说不养活就不养活了！

(康氏出门，欲走。)

张义 (白) 您要干什么去呀？

康氏 (白) 唉！如此我只好长街乞讨哇！

张义 (白) 要饭去呀？那是寒碜你做官的儿子，碍不着你钓鱼的儿子什么事，你要去呀，

你就去吧！

(张义将康氏推到。康氏用手扶地。)

康氏 (白) 好畜生哪！

(二黄散板)

说了些好言语奴才他不信，

小张义在一旁他不睬不闻。

无奈何出窑门长街去奔，

我的儿呀！

(康氏出窑，张义随出门扯住康氏衣襟。)

张义 (二黄散板) 哪个孩儿不养娘亲。
(白) 妈呀！我养活您啦！

康氏 (白) 怎么？我儿你奉养为娘了。好哇！
(二黄散板) 手拉张义窑门进，

张义 (二黄散板) 孩儿起下登程心。
康氏 (白) 儿呀，待等为娘百年之后，我儿再去也还不迟。

张义 (白) 孩儿去心已定！
(二黄散板) 辞别母亲出窑门，

康氏 (白) 我儿转来！
张义 (二黄散板) 母亲有话快说明。

康氏 (白) 我儿去心已定，为娘也不拦阻于你，这有为娘拐杖，你带在身旁。
张义 (白) 妈，这干嘛呀？

康氏 (白) 见了你那不孝的兄嫂，打他几下。
张义 (白) 孩儿不敢。

康氏 (白) 骂他几句。
张义 (白) 我越发的不敢！

康氏 (白) 张义儿转上受娘一拜！
张义 (白) 妈！您这不是折寿我吗！

康氏 (白) 这一拜，非是拜你。
张义 (白) 拜的是谁呀？

康氏 (白) 拜的是你那不孝的，哎，兄嫂哇！
(康氏跪，张义急忙对面跪，搀起康氏。)

康氏 (二黄散板) 寒窑谨遵为娘命，
见了兄长你早回程。

(张义欲出门。)

康氏 (白) 转来！
张义 (白) 妈呀，我还没出门呢，怎么又把我叫回来了！
康氏 (白) 儿呀，此番见了你那不孝的兄嫂，把话说明，儿要即刻回来。不然，被他们害死！

张义 (白) 妈呀，我不去了！
康氏 (白) 怎么不去了？
张义 (白) 我还没出门呢，您就说这不吉利的话，我不去了。

(张义进门，扔下竹杖。)

康氏 (白) 儿呀！为娘上了几岁年纪，说话有些颠倒，我儿你快快去吧！
张义 (白) 母亲哪！
(二黄散板) 母亲一言错出唇，
倒教孩儿吃一惊。
(白) 我好怕呀！

康氏 (白) 怕什么？
张义 (白) 母亲哪！
(二黄散板) 怕的是儿死娘还在，
白发人反送了黑发儿的身，
辞别母亲出窑门，

(张义扛竹杖，出窑门。)

张义 (二黄散板) 祥符县内走一程。
康氏 (叫头) 张义！
张义 (叫头) 母亲！
康氏 (叫头) 娇儿！
张义 (叫头) 老娘！
康氏 (白) 哎，儿呀……
张义 (白) 娘啊！罢！

(张义拂袖下，康氏扬袖招呼。)

康氏 (白) 张义，娇儿！
 (哭头) 啊……我的儿呀！
 (二黄散板) 张义儿泪淋淋他哭出了窑门，
 不由得老康氏珠泪惨情。
 悲切切我把窑门进，
 但愿张义早回程。

(康氏下。)
(完)